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 9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1945到1987(第三冊)

蔡政惠·著

花木蘭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十二編

第9冊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 1945 到 1987 (第三冊)

蔡政惠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自 1945 到 1987
(第三冊) / 蔡政惠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2017 [民 106]

目 2+260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十二編；第 9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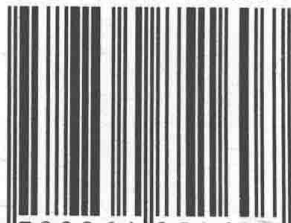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485-160-7 (精裝)

1. 臺灣文學 2. 文學評論

733.08

106014102

ISBN-978-986-485-160-7



9 789864 851607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九冊

ISBN：978-986-485-160-7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 1945 到 1987 (第三冊)

作 者 蔡政惠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9 月

全書字數 866039 字

定 價 十二編 13 冊 (精裝) 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 1945 到 1987 (第三冊)

蔡政惠 著



目

次

第一冊	
自序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鍾肇政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上）	37
第一節 鍾肇政文學創作觀點	37
第二節 日治時期下的原住民族書寫	42
第三節 原住民族抗日下的霧社事件	83
第四節 日治時期殖民下的原住民族	129
第二冊	
第三章 鍾肇政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下）	183
第一節 原住民族群認同意識的演變	183
第二節 原住民族懷鄉意識的萌發	222
第三節 原住民族神話傳說的文本再現	243
第四節 原住民族祭典下的精神信仰	260
第五節 原住民族勇士精神與出草意義	284
第六節 原住民族婚禮與埋石為盟	328
第七節 原住民族文化習俗與禁忌	345
第三冊	
第四章 李喬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365
第一節 李喬文學歷程	365
第二節 李喬的文學創作背景	389
第三節 日治殖民下的原住民族論述	393
第四節 李喬童年下的蕃仔林生活再現	406
第五節 原住民族形象描繪與就業處境	408
第六節 原住民族的懷鄉意識與困境	418
第七節 原住民族認群同意識與原漢愛情矛盾	422
第八節 原住民族傳說與祭典文化	428
第五章 關曉榮、張深切、張大春等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449
第一節 關曉榮報導文學中的原住民族	449
第二節 張深切霧社劇本中的原住民族	491
第三節 張大春超現實主義下的原住民族	505

第四節	洪田浚報導文學中的原住民族	528
第五節	古蒙仁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558
第六節	官鴻志、黃小農、江上成報導文學中的原住民族	584
第四冊		
第六章	吳錦發、鍾理和、胡臺麗等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625
第一節	吳錦發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25
第二節	鍾理和懷想中的原住民族奶奶	638
第三節	胡臺麗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44
第四節	劉還月族群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62
第五節	葉智中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75
第六節	阿盛、陳其南、明立國、陳列、楊渡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697
	壹、阿盛蘭嶼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97
	貳、陳其南蘭嶼文化中的原住民族	701
	參、明立國田野調查中的原住民族	703
	肆、陳列族群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08
	伍、楊渡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15
第七節	李慶榮、鄭寶娟、劉春城、吳富美、林文義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724
	壹、李慶榮田野調查中的原住民族	724
	貳、鄭寶娟祭典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37
	參、劉春城懷想中的原住民族奶奶	742
	肆、吳富美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45
	伍、林文義族群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48
第七章	原住民族書寫的共時性與歷時性分析	763
第一節	原住民書寫的發展脈絡與異同分析	763
第二節	漢族作家書寫的共時性與歷時性特色分析	773
第三節	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綜論	895
第八章	結 論	897
	參考文獻	921

第四章 李喬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第一節 李喬文學歷程

李喬 1968 年的《晚晴》中，收錄〈山之戀〉、〈香茅寮〉、〈山上〉；1970 年〈迷度山上〉；1975 年《李喬自選集》中，收錄〈蕃仔林的故事〉、〈山女〉、〈哭聲〉；1978 年〈達瑪倫·尤穆〉；1980 年《心酸記》中，收錄〈烏蛇坑野人〉、〈山河路〉；1982 年〈馬拉邦戰記〉；1986 年《告密者》；1993 年《李喬集》中，收錄〈泰姆山記〉；1999 年〈鱒魚〉……等原住民族文本，上述均為李喬歷年來所撰寫的原住民文學作品。

一、家世背景

在李喬的自述與文學評論中，均可得知其家世與成長背景，對於其文學創作的影響甚深，有著密不可分、息息相關的密切性。在探究其文學背景前，必定要先瞭解他的家世與成長背景。李喬曾自述其生平背景。

我姓李名能棋，苗栗縣大湖鄉人。先父李木芳原先居住銅鑼鄉；先母本姓黃，彭姓人童養媳「葉冉妹」夭折，先母就被李代桃僵地套用了這個姓名。後來預定匹配的彭家男子意外死亡，先父乃入贅大湖鄉蕃仔林山區的彭家。兩年後解除贅養關係，先父母還是在當地定居下來。〔註1〕

〔註1〕 李喬，〈自傳（63年秋於苗栗逸園自宅）〉，《李喬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1975年5月），頁1。

李喬一直以來被視為具有客家人血緣外，「傳說中，李喬的祖父是嘉義劉性福佬人，後來被苗栗銅鑼客家的李姓人士收養，後代遂成為客家人。有福佬血緣的李喬，他的福佬話遠不如客家話說得好。」〔註2〕由此涵養出李喬對於不同族群間的關注與尊重。李喬父親對於其成長影響乃十分深厚。當年李喬父親即為抗日的有識之士，曾因抗日行動而被捕入獄，也造成李喬童年生活的艱辛困苦，進而對其文學產生重大影響。

李喬的父親在日據時代為一抗日份子，曾被捕入獄多年，出獄後被「限制居住」在蕃仔林山區，接受主七佃三的苛酷的條件，造林種薯。生活的悲苦可達到筆墨難以形容的地步。〔註3〕

由於李喬父親的政治背景，「他的父親投身抗日運動，被捕而在獄中。因此父親的樣子，只是一種如同模糊不清的影子，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註4〕此即使李喬一家人，被迫限制居住於「蕃仔林」，過著「主七佃三」的貧困佃農生活。此受難的生活模式，也激發其於文學創作中，源源不絕的創作題材，與悲天憫人的人道關懷精神。

當然由於父親的緣故，居住的地方受到了限制（住在苗栗山胞居住地區附近，有蕃族之林含意的「蕃仔林」），被社會唾棄，心甘情願於「主七佃三」的貧困佃農生活。這種母子相依為命，過著筆墨難以形容的窮困生活，當然使這位少年的內心底處受到很深的傷害。

〔註5〕

在李喬自述中，「先父曾招募游勇伐蕃，當過兩年的『隘勇』，伐木工人，木材搬運工，山場管理員等。三十歲以後，因參與反日活動，被捕繫獄多年，出獄後限居蕃仔林山區，接受七佃三的苛酷條件，造林種薯安頓家

〔註2〕 陳銘城，〈期待平等公義的終極關懷〉，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5月17日），頁324。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93年5月17日）。

〔註3〕 葉石濤，〈論李喬小說裡的「佛教意識」〉，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8月），頁118。原載於《臺灣文藝》第57期（1978年1月）。

〔註4〕 岡崎郁子著；江上譯，〈臺灣文學的香火——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8月），頁257。原載於《津田大學紀要》第19號（1987年8月）。

〔註5〕 岡崎郁子著；江上譯，〈臺灣文學的香火——李喬〉，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年8月），頁257。原載於《津田大學紀要》第19號（1987年8月）。

小。」〔註6〕正當父親壯年之際，因參與反日活動而被捕入獄，使一家老小生活乃陷入愁雲慘霧中。父親出獄後，一家被限制居住於所謂的「蕃仔林」，也開啓李喬對於原住民族書寫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李喬還曾自述自幼體弱多病，再加上窮絕山居的悲苦童年，對其創作與思想乃影響甚深。

我自幼多病，七歲曾患瘧疾一年有餘，上午冷顫，午後高燒，向暮開始嘔吐；天天這樣循環不已。我一生羸弱，大概種因在這裡。至於窮絕山居悲苦童年，對我心靈和人格結構，進而寫作的方向和思想都影響很深吧。〔註7〕

李喬曾在自述中論及，父親在出獄後生下他。童年李喬乃在孤寂深山中度過，『我生長在農村。』李喬說：『先父參加反日運動，繫獄八年，出獄後生下我。童年，在深山的蒼蒼莽林裡寂寞度過。我從小多病，愛幻想，敏感，有點神經質；那窮困悲苦的童年，可能使心靈上受點損傷吧？』〔註8〕在父親政治背景陰影下，李喬永遠記得父親的叮嚀，囑咐後代子孫不要碰政治。當年被限制居住的「蕃仔林」生活，在李喬童年留下深刻印象，並成爲日後文學創作時的重要題材來源。

苗栗縣最窮困的鄉鎮是大湖鄉，大湖鄉是窮困的一部分叫「香林村」，過去叫「蕃仔林」，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蕃仔林的一處深山中，由於我的上一代和政治有糾葛，一輩子被限制居住，離開深山住所卅公里外就要向警察局報備。由於如此，我這一代很怕政治。我記得當父親臨死時，還不忘要我後代子子孫孫永遠不要碰政治。〔註9〕

李喬父親即爲抗日的有識之士，縱然使全家遭受到生活困頓，但仍展現出知識份子的不凡氣度，「我們知道李喬父母都享有高齡，父親在日據時期即因抗日行動而坐牢，應該是相當值得尊敬的有識之士。或許是母親持家勞苦，

〔註6〕李喬，〈自傳（63年秋於苗栗逸園自宅）〉，《李喬自選集》（1975年5月），頁1~2。

〔註7〕李喬，〈自傳（63年秋於苗栗逸園自宅）〉，《李喬自選集》（1975年5月），頁。

〔註8〕洪醒夫，〈偉大的同情與大地的鄉愁——李喬訪問記〉，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8月），頁280。原載於《書評書目》第16期（1974年10月1日）。

〔註9〕李喬，〈一位臺灣作家的心路歷程〉，《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8月），頁45~46。原載於《亞洲人》第7期（1984年11月15日）。

在他眼中是一個受苦犧牲的象徵吧。」〔註 10〕李喬勤儉持家的母親，則造就李喬在文學創作上，根植於臺灣這塊土地的無限題材；以貼近臺灣的感情與心靈，緊密結合現實人生與文學創作，而創造出寬廣的創作空間。

這正如他有一個熱衷政治活動的父親、爲了和統治者對抗，半生東飄西蕩，置他們母子生死於不顧，像「影子」一樣的父親，他才能享有盈盈的母愛；故鄉的貧乏，正好帶給他根植土地，鄉親土甘的心靈豐饒。〔註 11〕

在李喬自述中，曾不諱言地說明父親的農民組合領導人背景，「我的家庭是一個極端的貧農，是向地者承租山林地而來造林的佃農，但是當時土地收益的分配，卻是歷史之最。……從這樣的家庭環境出來，我的老爸很自然在接觸到臺灣文化協會之後，成爲地方的農民組合領導人。實際上，我了解父親參與農民組合背景之前，我自己的文學型態，一種關懷土地、平民與人道的寫作風格，早已形成。」〔註 12〕李喬文學創作風格，均以人道關懷爲主要基調。李喬曾自述，「我家是標準的佃農，我從小在深山長大，知識水準是很低的。我的求學過程，多是從讀臺灣歷史和寫作當中沉思得來。」〔註 13〕伴他成長的蕃仔林，在其文學創作中，乃深具舉足輕重的影響性。接著，即由其成長的故鄉——「蕃仔林」深入探究。

二、成長背景

在李喬文本創作過程中，經常提及故鄉蕃仔林。縱然蕃仔林帶給他，均爲痛苦、窮困的記憶，「李喬的童年和他苦心堅毅的成長奮鬥過程，對他的文學性格的形成，有極爲緊密的相連。他的自述告訴我們。他的故鄉『蕃仔林』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窮鄉僻壤，帶給他的是『痛苦、窮困的童年歲月』。」

〔註 14〕但蕃仔林對於李喬文學創作，卻產生莫大的影響。蕃仔林的一切，即

〔註 10〕鍾鐵民，〈李喬印象記〉，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 8 月），頁 327。原載於《臺灣文藝》第 57 期（1978 年 1 月）。

〔註 11〕李喬，〈資料評論卷編者序〉，《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 年 8 月），頁 6。

〔註 12〕陳銘城，〈把文學創作駛盡歷史的港灣〉，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 年 5 月 17 日），頁 316~317。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89 年 6 月 10 日）。

〔註 13〕李喬，〈一位臺灣作家的心路歷程〉，《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 年 8 月），頁 46。原載於《亞洲人》第 7 期（1984 年 11 月 15 日）。

〔註 14〕李喬，〈資料評論卷編者序〉，《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 年 8 月），頁 6。

爲其精神寄託的大地，將成爲最佳的創作題材。接著，即以李喬的生長背景爲例，探究對於其文本所產生的影響。

知道你要遠行，不著痕跡地攜你去大湖深山荒村——蕃仔林走一趟。讓你走過老爸童年中的山水草木，細訴那個空間裡的變化滄桑。……蕃仔林是老爸生命定點的一角大地，精神宇宙與夢境的原點，不能忘，不能捨的。〔註15〕

蕃仔林在李喬的創作中，不僅代表個人的童年回憶，也象徵著臺灣的殖民情境，「在某種意義上，李喬的『蕃仔林』象徵了臺灣人被殖民統治的終極情境。從這裡也源源滋生了他文學裡的抵抗力量。難怪李喬在六十歲時，回首往事前塵，要以無限感慨的口氣說：『它是永遠的『蕃仔林』，永遠的故鄉……。』」〔註16〕蕃仔林生活乃拓展李喬於文學創作中的視野與範疇，諸如李喬曾在自述中提及，「『我』是懷著流亡心態的人，『我』只能寫流浪之歌；『我』有赤貧經驗，『我』才能寫貧窮與飢餓。」〔註17〕在蕃仔林的困頓生活，造就李喬對於民間疾苦，有著徹底的親身體驗與感悟。

同樣的道理，青少年都生活在中部山村的「我」，「我」的作品必然從「臺灣中部山村的生活」出發。「我」是生活在臺灣的作者，我的作品必然屬於「臺灣」的。因爲「我」瞭解本島過去的悲苦血淚歷史嘛！「我」看清此地人間的不平不義嘛！（當然任何時空都有不平不義，但「我」只看清此地嘛！）因爲「我」愛身邊的大眾嘛！因爲「我」就是此地大眾之一嘛！那麼「我」的作品必然充滿「臺灣意識」。然則有何不可？〔註18〕

在李喬所居住的蕃仔林，如今卻成爲伯公石雕像的聚集所，「我從出生到二十歲，一直都住在蕃仔林，那是在苗栗縣泰安鄉泰興村西南角；上蕃仔林沒有人，下蕃仔林的伯公廟，現在堆滿了上蕃仔林早年的伯公石雕像，成了伯公的國際旅社。」〔註19〕自幼在蕃仔林成長的李喬，蕃仔林在其創作過

〔註15〕 李喬，〈千言序遠行〉，《聯合報》（1992年6月30日），《李喬文學文化論集（二）》（苗栗：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出版，2007年10月），頁19。

〔註16〕 李喬，〈資料評論卷編者序〉，《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年8月），頁6。

〔註17〕 李喬，〈我看臺灣文學〉，《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8月），頁56。原載於《臺灣文藝》第73期（1981年7月）。

〔註18〕 李喬，〈我看臺灣文學〉，《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年8月），頁57。原載於《臺灣文藝》第73期（1981年7月）。

〔註19〕 陳銘城，〈把文學創作駛盡歷史的港灣〉，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

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蕃仔林的居住環境，也增加李喬與原住民族接觸的機會。

我家和原住民的泰雅族為鄰，原住民出草時，往往會事先通知我們。我最近想發表蕃仔林的生活回憶文章，那裡有一段我童年昏暗心病記憶，不但記載著我的成長史，也影響我日後的思想傾向，以及我對生命、人世間的看法。〔註 20〕

李喬經常提及，在童年歲月對其影響至深的二人，即為唐山人與原住民族酋長，「李喬的童年啓蒙者卻是一位泰雅族老酋長禾興和一位唐山客邱梅，族群相處『異質文化』，早就在這位文學家的童年中，撒下種子。」〔註 21〕諸如其於自述中曾言，「在蕃仔林的童年歲月中，有兩個人對我影響最大，其中一位是唐山人，一位是原住民酋長，他們都是我生命中的『異質存在』。」〔註 22〕此成長過程的獨特經歷，也造就李喬對於異族文化的關注與感悟。

我非來自高文化階層人家的子弟，相反的，環境周遭的人都是識字不多的山野村婦。現在想起來，童年歲月裡給我一些「文事」影響的大概有二人。一是一位老泰雅酋長，他給我形容死亡，直說「性」；另一為是孤獨的老人——「長山人」。他熟記三國水滸等章回小說，幼身通草藥命理，他給我一些在童年來說是神秘奇奧的東西這簡陋的文事風緣，加上那深山荒村，莽莽森林，淵谷音籟，猿聲響狹：這些居然匯成我文學的深縵而又豐富的資產。〔註 23〕

在李喬的童年記憶中，「李喬從小住在蕃仔林與原住民泰雅族為鄰，但是

（1993 年 5 月 17 日），頁 319。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89 年 6 月 10 日）。

〔註 20〕 陳銘城，〈把文學創作駛盡歷史的港灣〉，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3 年 5 月 17 日），頁 319~320。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89 年 6 月 10 日）。

〔註 21〕 陳銘城，〈期待平等公義的終極關懷〉，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3 年 5 月 17 日），頁 324。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93 年 5 月 17 日）。

〔註 22〕 陳銘城，〈把文學創作駛盡歷史的港灣〉，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3 年 5 月 17 日），頁 320。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89 年 6 月 10 日）。

〔註 23〕 李喬，〈繽紛二十年〉，《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 8 月），頁 33。原載於《自由日報》「晨鐘副刊」（1981 年 10 月 3~4 日）。

他的父親卻當過隘勇，在早期苗栗墾荒拓地時，曾經侵略並屠殺過原住民，因此他始終對原住民懷有濃厚的『漢民族原罪』感。」〔註 24〕李喬常以悲天憫人的角度，描述著原住民族文化；還經常提及童年中記憶最深刻的泰雅族老酋長，並深入地探尋此原住民老酋長，對他的影響與互動過程。

我童年時有個很特別的泰雅族人，是個名叫「禾興」的首長，山裡很冷，但是我印象裡他都打著赤膊，帶著一把 KSTUTIMI（蕃刀），穿丁字褲，頭髮光光的，牙齒全部沒有了。我未進小學就跟著他滿山野跑，晚上射飛鼠，白天去抓穿山甲或各種野獸。〔註 25〕

在他童年記憶中，對於泰雅族老酋長的記憶，始終十分鮮明且生動地被描述著，泰雅老酋長對於李喬的影響深遠，而造就李喬在創作中對於原住民族題材與文化的關注與體悟。李喬經常生動陳述著童年，與泰雅族老酋長共同創造的諸多回憶，即成為其日後重要的創作靈感來源之一。

泰雅族老酋長禾興，是影響我最大的人。小時候只要我沒上課時，他就跑來找我玩。記憶中，我六、七歲時，他已八十多歲，牙齒全掉光了？我常跟他後面和其他原住民去打獵，追穿山甲、射松鼠、狐狸和飛鼠。他們以三根磨尖的雨傘骨綁在箭竹竿上，另一端裝上鷹毛充當箭翎，再拿兩根橡皮筋為發射動力，製成銃箭射魚。他們也帶我晚上去打獵，憑著肉眼，他們可以看見夜晚在樹梢的飛鼠，一槍就打中，讓我覺得很好玩。禾興老酋長也教我如何設置陷阱抓竹雞，並取用山中的葉子吹出悅耳的聲音，又教我去河裡抓蝦，他告訴我貪吃的河蝦，受到驚嚇時，會往後跳逃的習性，很容易就抓到不少蝦子。〔註 26〕

在李喬自述中，窮困悲苦生活中，仍保有一點美好回憶，即因老酋長禾興，「而今我的童年夢境總是溫馨美麗而明晰的。跟著泰雅老酋長夜獵飛鼠，

〔註 24〕 陳銘城，〈期待平等公義的終極關懷〉，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3年5月17日），頁324。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93年5月17日）。

〔註 25〕 李喬，〈個人反抗與歷史記憶〉，《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8月），頁70。原載於《中時副刊》（1998年10月20～23日，訪問者：黃怡）。

〔註 26〕 陳銘城，〈把文學創作駛盡歷史的港灣〉，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3年5月17日），頁320。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89年6月10日）。

在芒草園追穿山甲，做『釣仔』捉竹雞，用竹籠下放置蕃薯誘捕成群的「蕃薯鳥」，在木瓜樹上用黃木瓜誘捕山娘，山溪裡的釣公捉螃蟹，帶著大黑狗奔馳於山林澗邊……。」〔註 27〕他童年經常與老酋長在山林中，享受原住民族各種傳統文化活動，乃成爲童年生活的重要回憶。在李喬記憶中，曾感染瘧疾，後來村人與族人爲了要治癒李喬的病，努力地追捕山猴子，彷彿僅有山猴子肉即可治病般，所幸後來李喬果然因此而痊癒。

小時候，我曾感染瘧疾，生了兩年的病，後來吃山猴子肉補充營養才好。當時爲了抓一隻山猴，幾乎全村的人都出動，包圍了整個山，費了一個星期才抓到山猴，我也跟在後面追逐搖喊，大家彷彿非吃到那隻山猴的動物蛋白質不可。我分到兩塊猴肉吃，終於治好了瘧疾。〔註 28〕

李喬經常提及在泰雅族老酋長禾興身上，童年即學習到何謂「死亡」？何謂「性」？在當時懵懂未知的李喬，直至長大方可明瞭老酋長口中的內容，卻也在他童年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

他經常跟我講兩件事情，都是用斷裂的客家話講的，三十歲以後我想起來有點像詩，他會說：「我很老囉 / 我非常害怕 MADUGET (死亡) / MADUGET 黑黑啊 / 向黑洞把我吸去」：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常會用手去抓摸自己的卵子，說「啊這個東西，沒有用耶！」我長大後才知道是什麼意思。〔註 29〕

李喬經常提及老酋長禾興令人記憶深刻，又生動活潑的神情與動作。在李喬童年歲月中，老酋長禾興深具舉足輕重的影響。不僅在自述中，甚至於在文本中，均可見到禾興的蹤影。此乃爲奠基李喬的原住民族創作筆調，產生重要的啓發性意義。

老酋長禾興時常對我談起對年老的恐懼，當時我才六、七歲，沒多大感覺，但是對他的神情和動作卻記憶深刻。記得他常對我說：

〔註 27〕李喬，〈童年夢，夢童年〉，《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 8 月），頁 12。原載於《自由晚報》「晚安臺灣」（1994 年 12 月 8 日）。

〔註 28〕陳銘城，〈把文學創作駛盡歷史的港灣〉，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3 年 5 月 17 日），頁 320。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89 年 6 月 10 日）。

〔註 29〕李喬，〈個人反抗與歷史記憶〉，《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 年 8 月），頁 70。原載於《中時副刊》（1998 年 10 月 20~23 日，訪問者：黃怡）。

「MA-DO-GAT」(死亡)，他說：「死亡就在身邊，很可怕！黑黑的，看不見，要把我抓過去……」他一面說著，一面伸手去摸摸他垂垂老矣的陽具，然後嘆口氣道：「老了，就沒有用了……」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註30)

李喬曾言自己擁有同輩人中少有的經驗，諸如常提及擁有武功的老「長山人」邱梅，與泰雅老酋長「禾興」。尤其是老酋長禾興所教授的獨特議題，即為漢人社會中所禁忌的死亡與性。

在我貧窮孤獨多病的童年，卻擁有同輩人少有的因緣際遇：在未進小學之前，我有兩個老人玩伴，一是擁有武功的老「長山人」邱梅，一是泰雅老酋長「禾興」。邱梅教我上山採草藥和一些拳術，另外是口述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章回小說，雖然當時一知半解，卻留下可以發芽茁壯的種子。禾興的影響更大。記憶中此人終年赤膊。腰配戰刀，只著一件丁字褲。他常向我「訴說」二事：形容死亡的可怕。他手抓丁字褲的「包包」說：我老囉，這個啊，沒有用嘛！這是奇妙的體會：在漢人社會中禁忌的兩件事：死亡與性，我在童年就獲得解放了。(註31)

在李喬眼中泰雅族老酋長，「禾興說話的神情、敘述方式以及他的思想內容、思考形式，都對我日後的文學寫作有大的影響。後來，我認識布農族的田雅各醫生時，才明白原住民的思考與表達方式和漢人不同，就像老禾興一樣，他們用語言敘述一件事到一半時，會停頓下來，會把周圍狀態敘述進去，再回到主題，是一種很文學性的思考與表達方式，我很得意從禾興身上注意到語言，文字等符號的奧妙。」(註32) 李喬在老酋長禾興與田雅各身上，才理解原住民族特殊思維模式與文字符號的奧秘之處。李喬曾自述與泰雅族原住民共同居住的蕃仔林，使其成為蕃化的漢族，「我們住的地方是『蕃仔林』，

[註30] 陳銘城，〈把文學創作駛盡歷史的港灣〉，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3年5月17日)，頁320~321。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89年6月10日)。

[註31] 李喬，〈我的「性史觀」〉，《自由時報——「四方集」專欄》，《李喬文學文化論集(二)》(苗栗：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出版，2007年10月)，頁145~146。

[註32] 陳銘城，〈把文學創作駛盡歷史的港灣〉，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3年5月17日)，頁321。原載於《自立晚報——名人開講》(1989年6月10日)。

原來是原住民泰雅族住的，住進去後，我們在認同上變成『蕃化』，直到我父親那一代以前，原住民出草都會通知我們幾家不要外出。」〔註 33〕李喬與原住民族，乃保持著友善共生共存的原漢族群關係。

在李喬最早的自選集文學中，即有數篇以蕃仔林為創作題材的文本出現，「我最早的自選集是《飄然曠野》，那裡面已經有幾篇寫到蕃仔林了。」〔註 34〕蕃仔林在李喬的創作歷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李喬心中，蕃仔林彷彿為悲苦人生的寫照，「蕃仔林這小小世界卻是造物者創造悲苦人生的樣張，蕃仔林這一方小林也就是上帝的一批選民，上帝把他們圈在這小小的世界中用苦難試煉他們。」〔註 35〕在蕃仔林文本中，所展現的無非為一段血淚交織的歷史文化，「『蕃仔林的故事』觸鬚伸出很多，它提供出來的『過往悲慘的一頁』的慘蹟。」〔註 36〕蕃仔林在李喬的創作中，佔具有重要的象徵意涵，見證原住民族的辛酸血淚史。

三、文學背景

李喬自述文學創作背景之際，嘗言創作乃始於身世的悲苦感受，「李喬的寫作也從自身身世出發，坦露自己淌血心靈的傷口，但透露自身這不幸的人生樣張，李喬曬下悲苦大地的縮影，也因之『蕃仔林』這苦難大地這小小的取樣，成了李喬追憶自己童年悲苦和悲憫生靈劫難的總和。」〔註 37〕尤其以「蕃仔林」這苦難大地為主的追憶與寫照，乃如實而真切地再現著。悲苦童年與蕃仔林記憶，即交織成李喬文本的精神基調。李喬除了透過「蕃仔林」展現原住民族的苦難精神外，也展現現實人生中的悲苦氛圍；進而展現文本

〔註 33〕 李喬，〈個人反抗與歷史記憶〉，《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 年 8 月），頁 69～70。原載於《中時副刊》（1998 年 10 月 20～23 日，訪問者：黃怡）。

〔註 34〕 李喬，〈個人反抗與歷史記憶〉，《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 年 8 月），頁 69。原載於《中時副刊》（1998 年 10 月 20～23 日，訪問者：黃怡）。

〔註 35〕 彭瑞金，〈悲苦大地泉甘土香——李喬的蕃仔林故事〉，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 8 月），頁 128。原載於《臺灣文藝》第 57 期（1978 年 1 月）。

〔註 36〕 花村，〈「山女」與「蕃仔林的故事」比較〉，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 8 月），頁 169。原載於《中華文藝》第十一卷第四期（1976 年 6 月）。

〔註 37〕 彭瑞金，〈悲苦大地泉甘土香——李喬的蕃仔林故事〉，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 年 8 月），頁 122～123。原載於《臺灣文藝》第 57 期（1978 年 1 月）。

的文字張力。

我們若從李喬擁抱這塊大地的情懷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大地之母對於李喬並不只是鄉土熱流中所謂的戀愛情深或精神的休憩處所，而是透過受大地所孕育的蒼生直迫人存在的莊嚴本題，揚棄自無可能，因之從「蕃仔林」中所得的悲苦大地影像移植到現世人生中，人生悲苦的結論仍一，不管人如何支離扭曲、變形，悲苦的事實仍一。〔註38〕

李喬童年的悲苦歲月，使其對於人生有更深入的體悟，「事實上，李喬從小命苦。窮困悲苦的童年生活與日後在人生旅途上的備受折磨，是他選擇文學為職志的原因，也是他那悲天憫人的胸懷，具備偉大的同情心的心理背景。」〔註39〕李喬在文本中呈現真實人生的喜怒哀樂，見證人生的現實層面。當李喬有志於創作，乃始於十七、八歲。在古典文學的養料中，深切地奠定其文學創作基礎，養成掌握文本的能力，而影響其文學創作甚深。

二十九歲才開始寫短篇小說，但有志於寫作卻在十七八歲時。先是沈醉於古典文學，這段時間的努力他自己認為是「能夠把握作品的主要能力」的重要訓練，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一個收穫。

〔註40〕

李喬在年輕歲月中，曾為了求學與工作汲汲營營外，「後來李喬苦苦的唸書，念新竹師範，參加高普考，高中教員檢定考試，都及格了。考及格時，鄉裡的親朋老父送了一塊『桑梓奇葩』的匾額給他，現在還擺在他家樓上牆根，油漆都已經剝落。但是這一段時間參加考試的十年寒窗，李喬認為是白白虛擲了。他說：『直到在人生旅途上受盡折磨，才恍然徹悟往日的懵然可笑，決心交付自己給最合性情的文學。』」〔註41〕李喬回想起來，彷彿為虛擲

〔註38〕 彭瑞金，〈悲苦大地泉甘土香——李喬的蕃仔林故事〉，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年8月），頁123。原載於《臺灣文藝》第57期（1978年1月）。

〔註39〕 洪醒夫，〈偉大的同情與大地的鄉愁——李喬訪問記〉，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年8月），頁280。原載於《書評書目》第16期（1974年10月1日）。

〔註40〕 洪醒夫，〈偉大的同情與大地的鄉愁——李喬訪問記〉，李喬，《短篇小說全集資料彙編》（1999年8月），頁281。原載於《書評書目》第16期（1974年10月1日）。

〔註41〕 洪醒夫，〈偉大的同情與大地的鄉愁——李喬訪問記〉，李喬，《短篇小說全集